

維護民族自治與特質

——回應趙鼎新〈帝國政治和主導性意識形態〉一文

● 孫 雁

趙鼎新教授在〈帝國政治和主導性意識形態——民族運動的起源、發展和未來〉一文中指出，民族主義運動與民族國家建構是社會科學領域裏的重要課題，產生了許多影響重大的理論，但這些理論又或多或少存在不足。針對這些不足，趙文提出了「帝國政治—意識形態」解釋框架，論述其在民族主義運動的形成和擴散，以及民族主義運動性質的演變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在此理論框架的基礎之上，趙文進一步劃分了民族主義運動在近代形成和發展的九個關鍵歷史階段，分析了各階段民族主義運動的基本特徵及形成原因^①。

趙文對民族主義運動研究有多方面的貢獻，其一是推動理論的革新。現在國內流行批評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不適合中國國情。然而與其抱怨，中國學者不如自己行動，做挑戰性的社科理論創新。趙文做的正是這方面的工作，而且所具備的並不是一般的雄心和視野：它不是從中國的角度批評西方有關理論的不足，而是從一個貫穿人類歷史的普世角度，以一個新的帝國政治主導意識形態的框架去解釋民族主義運動。沒有海量的文本解讀，文章就不會有這種底氣。

其二，趙文挑戰了政治學領域目前盛行的以建構主義解釋民族主義運動的方法^②。建構主義強調政治推動、文化構建、政治抗爭、精英動員這些主觀因素，解釋力比較單薄。趙文的解釋框架與歷史追蹤方法，包括長時距與宏觀的權力/結構視角，揭示縱深的民族運動演繹的客觀基礎。近期俄烏戰爭的爆發，佐證了趙文所提出的帝國政治解釋框架的威力。俄羅斯的帝國行為極大地激發了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在民族主義激勵下，烏克蘭總統與軍民保家衛國的英勇行為，使他們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與支持。

其三，趙文提出的分析概念及工具有很大的分析力和實用性。比如描述民族主義的零和性和擴張性這兩方面性質的概念，有高度的概括性及準確性。零和指的是一種「只有我掌握着真理，其他都是謬誤」的思維方式，擴張指的是對非本族人的傳教動力^③。零和性強調族際間的界限，擴張性弱化這些界

* 本文為筆者在2022年2月19日「大學沙龍」上為趙鼎新教授同題講座所做的評議。

限並強調普世性。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期間有關歸化和運動員國籍的爭議，用民族主義的零和性這個概念就較易理解。零和性高的民族主義，特別在乎國籍，也在乎為國爭光；零和性低的民族主義，不在乎國籍，也不會為了為國爭光去打破規則。

本文在肯定趙文貢獻的同時，從民族主義的定義、解釋框架、歷史階段、理想型分類，以及其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五個方面，對趙文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以期促進民族主義運動研究。

一 關於「民族主義」的定義

對「民族主義」作出定義是理解其核心內容的關鍵，而趙文沒有給出明確定義。英文裏「民族主義」(nationalism)定義的核心是「自治」(autonomy)概念，如英國民族學家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給出富代表性的定義：「民族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運動，目的在於為一個社會群體謀取和維持自治及個性，他們中的某些成員期望民族主義能夠形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④因此，英文定義裏一般提到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自我統治(self-rule)，這也是民族與國家——即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連在一起的原因。

從詞源上看，漢語裏「族」的演繹也與自治有關。「族」字由「方」、「人」與「矢」(箭)組成，根據《漢典》的解釋，有以旗幟招集軍隊之意，本義是聚集；古代聚族而居，引申指家族、氏族^⑤。這些族群自我管理、自我保護，發展壯大到成為一個民族以後，需要更大的組織保護他們，也就有了國家。政治群體不希望被他族征服統治，所以產生民族主義。

筆者認為，強調「自治」這個民族主義裏核心的概念，也是更好理解與改進趙文提出的帝國政治解釋框架的關鍵。

二 關於解釋框架

趙文提出帝國政治主導意識形態的解釋框架，對其劃分的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的九個階段有高度的解釋力。但是它並不能解釋：為甚麼在近代以前，非西方社會都沒有孕育出民族主義？為甚麼要靠近代西方的帝國政治催生民族主義？畢竟征服與被征服一直貫穿整個人類歷史，中國和印度就是兩個明顯的案例。本文認為，帝國政治框架下可以細劃出三個因果機制，由此便可把非西方世界的歷史例外與西方率先產生民族主義的路徑解釋通順。

第一，民族主義的產生需要一個社會群體原型存在(prototype, pre-existing)的客觀基礎。趙文劃分的頭兩個階段(猶太/基督教的零和性和民族認同的突破性發展、基督教的民族化與近代國際政治體系的誕生)，應該屬於這一範疇：即民族主義的概念最初從哪裏來？趙文的答案是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零和

性。而民族主義的客觀基礎又離不開共同語言、文化、宗教界限，以及自治經歷等構成政治群體的因素。

第二，這個政治群體的「自治」及「特質」受到了威脅。當被征服的群體有強烈的失去感或經歷了政治創傷 (political trauma) ⑥，便會催生民族意識及零和性。這是趙文劃分的第三個階段 (七年戰爭和美法革命) 以後的情況，以及近代西方的帝國擴張把民族主義一步步傳播到世界的現象。

第三，當內政比外來征服更可惡的時候，不一定催生民族主義；在相反的情況下才有催生作用。以中國歷史作為案例來看，春秋戰國時代，也是國與國之間的帝國政治和國際政治時代，為甚麼反而孕育了與民族主義相反的意識形態，即儒家的文化普世主義和大一統思想？按照趙文的分析，民族主義起源於猶太教和基督教的零和性。但是這個零和性背後的價值觀——自主、自治，又是從哪裏來的？趙文沒有提供答案。

許田波的《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一書⑦，提供了重要的啟發。該著將春秋戰國時代與近代西歐相比較，發現近代西歐的國家較弱 (尤其指財力、國家機器)，國家之間有實力平衡，這種實力平衡也牽制了內政專制，留給百姓發展「自治」的空間。春秋戰國時代則相反，對外征服手段殘酷，對內徵稅募兵的手段也嚴厲，不像近代西歐國家使用僱傭軍。這種國強民弱的情況，或遏制了「自治」意識的產生，或扼殺了可能產生的「自治」意識。

秦統一中國之後，中原仍不斷遭受遊牧民族的征服，造成周期的帝國政治。它催生了華夷之分的邊界概念，但是仍然沒有催生民族主義。元朝和清朝對漢人的統治極具強制性或制宰性，包括種族清洗。但是它不但沒有催生民族主義，反而得到中原人的忍受或接受。原因是甚麼？儒家的普世文化主義之下，民族概念更像現在的美國：不管你是誰，只要來了，認同我們的文化，都是儒家天下的成員。誰是我們社會或政治群體的成員，定義十分模糊，也就是零和性很低，這可能也是遏制民族意識產生的原因。但是到了清末，儒家文化不僅同化不了西洋人，反而是西方強勢文明的擴張威脅到中國的自治與特質，所以保族保中華的概念就為時人切身感受到；隨着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也更容易傳播民族意識，民族主義隨之誕生。

關於內政更可惡時不一定催生民族主義，可以舉出很多例子。左宗棠和平收復南疆、毛澤東和平解放西藏都與此有關。1877年末清軍在七十天內收復以維吾爾族人為主體的南疆，一路沒有遇到抵抗，原因之一就是當地百姓對本族王爺暴政的不滿⑧。1951年9月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進入拉薩，時任進藏南路部隊黨委副書記、民運部部長的平措汪杰被稱為「引紅漢人進藏」的「紅藏人」⑨。又如趙文所述的第九個階段 (民族主義運動的多樣化和宗教民族主義的復興)，美國公民民族主義在全世界播種民主的擴張性不一定催生民族主義，如果它的目的是為了改變一國內部的惡政或沒有威脅當地的民族自治與特質。比如越南戰爭、美軍佔領日本乃至阿富汗、伊拉克，似乎都沒有催生民族主義的深仇大恨。

上面第二個因果機制提到的外來征服造成政治創傷，可爆炸性地催生民族主義，成為選擇性的民族記憶。我們熟悉的例子有鴉片戰爭、抗日戰爭，以及台灣「二二八事件」和香港一些民主運動的遭遇。近幾年國內敏感民族地區所實行的極度「同化」政策，也很可能造成政治創傷，長遠後果未知。1959年反叛失敗後出走的境外藏人，也把離鄉背井作為悲情的源泉。

說到這裏，帝國政治框架也給趙鼎新提出了挑戰性的問題：如何解釋中國面臨的地方民族主義？——這裏指沿海的港台地區、內陸的敏感民族地區。近幾年西方不少文獻把它們看成「殖民領地」(colonial holdings) ⑩，有關它們的「本土認同」研究也不少⑪。如果按照帝國政治的歸因邏輯，便會把這些地區性的民族主義歸因到主體民族主義的擴張性。

在港台民族主義問題上，趙文也用了建構主義加以解釋，即認為只要想獨立，精英就可以強制「製造」認同，自上而下，無中生有⑫，然而事實不一定完全如此。地處邊緣地帶的地區，本來認同就相當薄弱。新疆與台灣在近代(1884、1887)才建省，台灣比新疆還晚。港台兩地享受了長期的自治，有不同的政體和歷史記憶。也就是說，還是有一個預先存在的政治群體，作為地方民族主義的客觀基礎。

三 關於關鍵歷史階段

趙文對全球民族主義運動九個關鍵歷史階段的劃分，有高度的概括性，為帝國政治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堅實的經驗事實。但是，在當今世界全球化乃至面臨其終結的現實下，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第十個階段。以下是三個標誌性的世局變化：

第一，當今世界的帝國政治是全球化。帝國政治是強制性的，而全球化是非強制性的。這裏可以用「一體化」來表述這一新階段，不影響帝國政治的解釋威力，本質仍然是破壞他國的自治與特質。近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世界帶回近代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叢林時代。不同國家的各類制裁也將俄羅斯近乎逐出全球化，戰後也許會出現世界秩序的重整。儘管俄烏戰爭前後都出現了全球化的萎縮，但總的來說，當今世界仍處於全球化為主的階段。

第二，當今世界有主流意識形態。東方是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代表的國家民族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是國家主義；而西方面臨公民民族主義的萎縮：左邊是身份認同政治，右邊是右翼民族主義。前者強調個體及群體身份之間的零和性，後者反對全球化，如西歐和東歐右派政黨崛起、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現象(Trump Phenomenon)。從來源上看，右翼民族主義源於全球化和外來移民，而不是傳統的帝國政治。但是傳統白人社會的自治及特質受到威脅，這一點跟帝國政治的效應是相似的。因此，帝國政治的解釋框架仍然有效，只是現在可稱為「一體化」。

第三，當今世界有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即東升西降。中國乘全球化的快車崛起，其實與國家民族主義保護下的重商主義也很有關係。相反，美國沒有國家民族主義，在全球化下難以保護國內產業和工人利益；加上在政治正確的話語裏把白人藍領排除在受保護的群體之外，因此助長了右翼民族主義。西方左派還把右翼民族主義看作種族主義，使之失去為己利益抗爭的道德高地。當前美國社會撕裂，也是國力衰落的象徵。

有了這三個標誌性的世局變化，民族主義運動的第十個階段非常明顯。俄烏戰爭之後的世界，是否會有逆全球化的趨勢，乃至形成下一個新階段，拭目以待。

四 關於民族主義的分類

趙文將全球民族主義的主要類型概括為四個理想型，即公民民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宗教民族主義^⑬。就趙文闡述的九個階段來說，這些類型概括是準確的。然而，以國家民族主義的重要性，應該單獨成為一個理想型。它在趙文劃分的第六個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和共產主義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出現，即一戰與十月革命期間，右邊以德國為代表，左邊以蘇聯為代表。「百度百科」對「國家民族主義」有精闢的定義：「將國家的權威作為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最優先考慮的思想和理論。」^⑭如果史密斯對民族主義的定義是以維護本民族自治與特質為出發點，強調一個民族群體的主權選擇，國家民族主義則以國家所定義的民族利益為出發點，在制度與政策的設置中以此利益至上，強調民族群體服務於國家主張與利益。

國家民族主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在後發國家中是主流。趙文所述的九個階段大多出現在先發地區（除了蘇聯），沒有涉及後發國家的情況。國家民族主義的興起，有的跟後發國家動用國家機器進行現代化有關，有的跟民族解放運動有關，更有的是為國家合法性提供基礎。這些性質跟趙文定義的有所不同，其中國家的推動很重要，而且往往構建境外帝國政治的威脅以加強國家認同。

國家民族主義基於族群民族主義，但是一旦獲得官方認可的地位，其性質和功能也隨之變化。趙文分析說族群民族主義的性質是重地域、零和性大、擴張性小^⑮。但是國家民族主義有其特殊性質：一是與國家力量結合，能量大；二是在能量大的國家，民族主義的零和性與擴張性兼有。國家利益指向哪裏，民族主義便可配合。比如猶太教，傳統上如趙文所說並無擴張性，建國以後以色列的民族主義便具有擴張性。國家民族主義的極端形式為「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歷史上除了德國、日本，還有西班牙、意大利，然而趙文的四個理想型未能涵蓋。2008年後中國出現一些宣傳東升西降的暢銷書，有國外學者認為它們提出的一些主張，跟十九、二十世紀初德國和日本相似，比如擴展生存空間、海權、資源通道，都是地緣政治民族主義^⑯。

其他後發國家也有極端國家民族主義的例子。獨立後的巴基斯坦採取強制的語言同化政策，最終造成與東巴基斯坦的戰爭與分裂。1948年2月23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西巴的烏爾都語為唯一的官方語言，激發了以孟加拉語佔絕大多數的東巴的強烈抗議。西巴的武力鎮壓造成東巴大規模動亂和難民潮，最終分離成為孟加拉國。由孟加拉國提案，199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每年的2月21日定為「國際母語日」。另一個極端國家民族主義的例子是蘇哈托（Haji M. Suharto）時代對印尼華裔及東帝汶的迫害。冷戰期間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極端國家民族主義的例子，包括現在的北韓。普京（Vladimir Putin）治下的俄羅斯是當今極端國家民族主義的代表。至於不極端但內聚力極強的國家民族主義例子，有經濟起飛時期的南韓、新加坡，以及現在的越南，它們都不是單純的族群民族主義。

現階段全球化下，最矚目的是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代表的中國國家民族主義。其性質很特殊，趙文概括的四類理想型及它們的性質，它或多或少都有所包含。由於中國經濟的體積及其在全球供應鏈上發揮的關鍵作用，中國國家民族主義對全球化的走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同時，其零和性與擴張性也阻礙中國在全球的拓展。分析當代世界民族主義運動的性質和發展趨勢，不能缺少對中國國家民族主義的討論。中國的重商主義與美國的自由貿易為主導的一體化的競爭，關乎全球化與全人類的命運。借助趙文提供的分析工具，尤其是民族主義的零和性與擴張性這一對概念，下面概括性地勾劃一下中國國家民族主義的五種特質。

第一，包含族群民族主義的性質。尤其是強調地域性、與西方文明的邊界線。最好的例子是互聯網防火牆，它架起了中外兩個信息平行的世界，地域內外有時連基本事實的信息都可以不一樣。其他方面，小到地鐵站的站名，大到「中國道路」、文化自信、傳統文化，都強調民族界限。這是中國國家民族主義下族群民族主義零和性的一面，即與西方意識形態不相容。

第二，包含共產主義民族主義成份。尤其是在民族地區弱化地域性，強調共同發展、優惠政策、中華民族共同體。其中也有帝國傾向的漢民族主義：「中華民族」的核心是世俗的漢人文化，要求宗教民族接受，對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零容忍。同時，在敏感民族地區的一體化政策上又是擴張性的，也就是西方批評的強制「同化」政策，如宗教管制及弱化民族語言教育。因此，在敏感民族地區和國際上遭遇很大的反彈也就不奇怪了。不幸的是，西方將新疆的現狀與中國的國際形象連在一起，為國家聲譽帶來不小的負面影響。

第三，包含對外的帝國傾向。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刻意弱化地域性。它由國家領導人訪問非洲時首先提出，後來又用於拉丁美洲地區。由於它旨在為海外投資和「一帶一路」服務，在功能上予人與「大東亞共榮圈」異曲同工之感。趙文指出，日本當年推行「大東亞共榮圈」的後果，就是在東南亞傳播了民族主義^①。儘管國內鮮有報導，但一方面，「一帶一路」項目在相關地區引起各種民族主義，包括地方的、部落的、黨派的；另一方面，近年興起的所謂「戰狼外交」也抵消了「一帶一路」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想要達

致的普世性或帝國性，而「戰狼外交」與「一帶一路」都引發了國際上以意識形態站隊的國家的反擊。美國牽頭拉起「印太戰略」聯盟，對峙「一帶一路」。中國國家民族主義裏零和性的一面，也影響其在發達國家的投資及技術輸入，這方面例子很多。同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在西方沒有引起共鳴，「講好中國故事」的大外宣也效果有限。

第四，在港台問題上顯示零和性與擴張性的雙重性質。零和性表現在對港台地方民族主義的零容忍，擴張性表現在一體化上，即弱化「一國兩制」。趙文指出香港的公民民族主義有保守、偏執、歧視、不包容的一面^⑩，而從民族主義「自治」的核心內容去理解，那些表現屬於地方族群民族主義，關鍵訴求是自治，也就是地方自治及特質受到威脅時，當地一些民眾會發起反抗行為。可以說，港台有兩層認同感，一是公民民族主義，二是地方民族主義^⑪。而這個地方民族主義的源頭，可能來自國家民族主義裏零和性與擴張性的雙重性質。國家民族主義愈強，在推行一體化時，遭遇自治意識較強的邊緣地區的地方民族主義抵制也可能愈強^⑫。同時，強調國家民族主義、輕視公民民族主義的做法，也催生本地人對前者的抵制^⑬。最近有香港媒體報導，中央或調派新疆及中東問題專家擔任港澳辦副主任，原新疆武警總隊參謀長將擔任駐港部隊司令員^⑭；把香港事務提高到新疆層面，也說明中央政府對相似的地方族群主義有相當的擔心。

第五，在對海外華人的態度上有擴張性的一面。它要求海外僑胞認同祖國，因為在國家民族主義裏，民族等同於國家。然而，官方並未意識到這種「等同」對海外僑胞帶來的政治負擔。二戰時期日裔美國人被關進集中營，現在美籍華人被懷疑政治不忠誠，跟分不清民族與國家有關。然而，現在中央政府統戰工作照樣進行，官方文件與官員講話照樣公開喊話要求海外華人忠於祖國。2021年10月駐美大使秦剛在駐美使領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的線上座談會上，公開向美國的廣大僑胞提出四點希望：「一是堅定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二是堅定促進中華兒女大團結……。三是堅定推動中美關係改善和發展……。四是堅定推進祖國統一大業。」^⑮這些要求都展示出典型的國家民族主義，把國家意志等同於民族意志。又如，在美國各族群上街舉行慶祝活動時，意大利裔、愛爾蘭裔、拉美裔人士打出他們祖籍國的國旗，人們不會往國家或政治方向聯想，但是當華人、猶太人打出祖籍國的國旗時，人們或許就會想到政治效忠問題。華人科學家受到調查、有關歸化運動員忠誠的爭議，也就不奇怪了。

五 民族主義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

趙文對民族主義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的描述很形象：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可以與性質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結構結合^⑯。兩者之間到底誰支撐誰？是相互合作關係？還是相互利用的關係？仔細分析，還是有規律可

尋，不是胡亂依附。民族主義依附誰，或者是選擇誰依附它，是由它的零和性決定的：如何定義「民族」，誰是民族的成員，甚麼是民族的利益，民族自治和特質受到誰的危害，決定了民族主義依附哪個主導意識形態。

前現代時期由宗教主導的社會，包括當今尚未現代化的此類社會，宗教民族主義較強。反帝國政治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大多與左的意識形態結合；而排外及強調種族的民族主義，通常與右的意識形態結合，也是當今世界全球化下反經濟一體化、反移民的右翼黨派冒起的原因。在美國，右翼本土主義不僅在本地排外，對外也反對公民民族主義的擴張性。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及其支持者反對伊拉克戰爭、反對美國在外的干涉戰爭、反對美國當世界警察，要求盟國多承擔軍事基地的財政負擔。同時，右翼排外民族主義還反對左派的部落主義，即基於種族、性別、性取向的認同政治，因為它加劇國內社會的分裂，削弱了着眼於全體社會的公民民族主義。

威權型國家則通常盛行國家民族主義。國家高於一切，國家利益定義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只是工具，可左可右。在全球化下，國家民族主義對保護本國利益、選擇性地加入一體化、抗拒自己不想要的一體化，可以起到最大化國家利益的作用。

六 小結

本文對趙文提出了五點建設性意見，分別是：在「民族主義」定義上包含「自治」這個核心概念，在解釋框架上細化因果關係的機制，在階段劃分上添加全球化下的第十個階段，在理想型分類上納入國家民族主義，在民族主義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上考慮其零和性的關鍵作用。這些意見旨在完善趙文提出的民族主義理論，使其解釋力更精確、更普世與普時，其歸因邏輯更明確與完備，其經驗事實的表述更全面且與時俱進。

近期的俄烏戰爭無疑給民族主義運動研究帶來了新的議題。俄羅斯的侵略行為似乎一瞬間把世界拉回近代的帝國政治。侵略與各類制裁勢必重構國際秩序，乃至終結上一輪全球化。無論世局如何變化，趙文為新一輪的民族主義運動研究提供了有效而豐富的分析工具。

註釋

①③⑫⑬⑮⑰⑱⑳ 趙鼎新：〈帝國政治和主導性意識形態——民族運動的起源、發展和未來〉，《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21年12月號，頁4-21；8：9、10；5：12；15：9；5。

② Kanchan Chandra, ed., *Constructivist Theories of Ethnic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Steven I. Wilkinson, "A Constructivist Model of Ethnic Riots", in *Constructivist Theories of Ethnic Politics*, 359-86.

④ 參見 Joep Leerssen, *National Thought in Europe: A Cultural Histor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

- ⑤ 參見「族」詞條·《漢典》· www.zdic.net/hans/%E6%97%8F。
- ⑥ Kurt Weyland, "Firmer Roots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New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9, no. 2 (2021): 566.
- ⑦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⑧ James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21), 129.
- ⑨ 諷刺的是·1957年反右期間他被認為有「地方民族主義思想」·1960年更是以「反革命嫌疑」罪入獄·直到改革開放後的1978年出獄·參見Melvyn C. Goldstein,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benschuh,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Stanfor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51-53。
- ⑩ 參見Dibyesh Anand, "Colo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litics of (In)Security in Xinjiang and Tibet",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129-47; James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363-461。
- ⑪ 參見Alvin So and Ping Lam Ip, "Civic Localism, Anti-mainland Localism, and Independence: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9, no. 2 (2020): 255-67; Chih-Jou Jay Cheng and Victor Zheng,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China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in the Xi Jinping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1, no. 134 (2022): 250-66。
- ⑫ 參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運動)」詞條·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民族主義/1438794>。2022年2月20日後·該詞條裏有關「國家民族主義」的內容已被修改。
- ⑬ Christopher Hughes, "Reclassify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opolitik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 no. 71 (2011): 601-20.
- ⑭ 參見Sebastian Veg, "The Rise of 'Localism' and Civic Identity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Questioning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30 (June 2017): 323-47; Syaru Shirley L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 (20 December 2018), <https://theasanforum.org/analyz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identity-and-democratization-in-taiwan-and-hong-kong-in-the-shadow-of-china/>·已收入Gilbert Rozman, *Democrat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21), 119-38。
- ⑮ Jean-François Dupré, "Making Hong Kong Chinese: State Nationalism and Its Blowbacks in a Recalcitrant City",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26, no. 1 (2020): 8-26.
- ⑯ Chan Chi Kit and Anthony Fung Ying Him, "Disarticulation between Civic Values and Nationalism: Mapping Chinese State Nationalism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China Perspectives*, no. 3 (September 2018): 41-50.
- ⑰ 〈葉劉：中央對港關注提升至如新疆層面 反映下屆特首人選〉(2022年2月6日)·Now新聞網·<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65558>。
- ⑱ 〈駐美大使秦剛：在美僑胞要堅守民族大義·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2021年10月14日)·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1014/c1002-32253597.html>。